



## 茶事

□白群

我不爱喝水,尤其是那无色无味的白开水,若非口渴得冒烟是绝不会碰一下的,喝下去便要作呕。母亲见状也就不再强迫我喝。时间久了,就真的成了人家常说的“干州人”。

不喝水对身体定是不好,这道理我也懂。可是,习惯了这样,没觉得自己身体哪不好,就一口气做了二十多年的“干州人”。到了二十几岁时,有几日,忽然感觉排尿不适,起初只当是上火了,并没在意。而后的一天,我发现自己竟然在尿血。天呐!尿血对年轻的我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哦,我在卫生间歇斯里底地哭泣,以为自己的生命就要因此而终结。

接下来是肚子疼,疼得浑身冒汗在地上打滚。被邻居们送往医院,B超检查显示“双肾积液”,尿检指数也有问题。医生根据我的检查结果加上“血尿”的症状,诊断为尿路结石。医生说尿路结石患者的结石随尿液排出体外时,可能会划伤输尿管或膀胱,所以会出现血尿。因为看不清结石的具体位置无法碎石,医生表示只能先以药物治疗,并告诫我以后一定要多喝水、多运动。

好吧,多喝水。我便开始每天咬牙切齿地大量喝水,可是白开水实在是难喝,就放点茶叶,遮遮它的寡淡味。茶是家里的商南绿茶,茶汤青黄,苦中带涩,不觉得好喝,只是比白开水好入口,就当是喝药罢。每天八杯水是喝下去了,可是瞌睡却没了,原本挨着枕头就能睡着的我,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得合眼,那滋味比尿血时的心情好不了多少。慢慢地开始总结经验,把该喝的水都放在晚饭前喝下,这样果然不再失眠。坚持了几个月的喝茶、跳绳之后,再去复查,各项指标竟然全部恢复正常,而我也不再觉得茶水苦涩难喝。

常言道:“习惯成自然”。喝茶亦是如此。喝得久了真的就喜欢上了,而且还可以分辨出一些茶叶的种类了。譬如毛尖,它的条索紧细圆直、白毫遍布、色泽翠绿;碧螺春外形条索纤细卷曲成螺、香气浓郁持久;铁观音茶条卷曲、叶形椭圆、叶边缘呈齿状,色泽砂绿……

现如今喝茶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每天早上到办公室,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沏茶,看着茶叶在杯中慢慢地旋转、无声地舒展,袅袅升起的香气透过鼻尖浸润于每个细胞,长期禁锢于钢筋水泥中浮躁的身心得以舒缓而变得安静。很少喝茶的同事小花与我做了三年的搭档,也被我灌了三年茶水。而这三年里,相互沏茶的情景也将温暖一生。

这个冬天小花调走了,娟子成了我的新搭档。我们在新添置的暖炉上煮着红茶,看茶叶在壶中慢慢吐出如丝如雾的红色氤氲,再将那红如琥珀的茶汤斟给彼此,浓香温暖的茶汤柔软了彼此的心,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说出来,之后也都都可以放下了。

安静地喝一杯茶,像茶一样纯粹而优雅地面对世间百态。如红茶般温暖、绿茶般宁静,从容地接纳得失成败。这样养生、养心的美事又何乐而不为呢?

“

落霜,也是在老家村庄的冬天里常听到的一个词,或许乡亲们对于霜,也有和我爷爷一样的感情吧。

## 晨霜

□章铜胜

今年入冬以后,气温比往年要偏高一些,在不太冷的冬天里,就一直盼望着能下一场雪或霜。前段时间,突然降温,夜里下起了小雪,我躺在床上听噼里啪啦的雪珠打在屋瓦、顶篷、树叶上的声音,想象着积雪的场景。可到了清晨,站在窗前再看时,只能看到对面屋顶上的一点残雪。有雪,毕竟胜于无雪,心里还是很喜欢的。虽然那点残雪很快就消融不见了,可是有了雪,就像是冬天了。

今天早上醒来,感觉比往常要冷一些,想在被窝里赖上一会儿,但是闹钟在响个不停,想想还是起来了。闹钟能告诉我们准确的时间,告诉我们在哪些时间该做些什么事情,也能抑制我们一些不太合理的想法,很多时候,我们是由不得自己的。起来后,站在窗前往外望,天空中有些微曝光的红色,大概太阳还在地平线上挣扎吧,是不是太阳也跟我们一样,想要再赖会儿床呢?

大概是昨天夜里没有睡好,坐在车上,仍然想小眯一会儿。在车子的颠簸中,迷迷糊糊地半睡半醒,是一种很好的休息。偶尔往外一瞥,才知道车已进入山区,人也清醒了些,便想仔细看看窗外。虽然沿途的山水、草木、人家,已经看得很多了,可还是喜欢随意地看看。每天,坐在车上看看车窗外,是我的一种消遣,除了能解乏之外,似乎还可以让我的内心更快地沉静下来。不然,那样枯燥的一段段路程,该怎样消磨呢。

今天早晨,看着窗外时,忽然发现一片一片的白,屋瓦上,路边枯黄的草上,菜园里青菜、萝卜碧绿的叶子上,未落尽的红枫的叶子上,触目所及,有许许多多的白色。忽然意识到:昨天夜里落霜了,落了浓浓的霜。每年的冬天,落霜,成了爷爷常说的一个词,每一个落霜的日子,爷爷总是最先知晓,他会在吃早饭,或是清早的任何一个小时,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的人,仿佛这是一个值得每个人关注的喜讯一般。落霜,也是在老家村庄的冬天里常听到的一个词,或许乡亲们对于霜,也有和我爷爷一样的感情吧。

也许是耳濡目染的原因,我也极喜欢落霜这个词,她像是从《诗经》中流出来的词,有古意,也有雅趣;也像是从田野间长出来的词,有尘俗味,也有烟火气。爷爷说“昨天夜里落的霜好厚,像小雪一样”时,眼里是有喜气的,如果只是说“昨天晚上落霜了”,分明是有些失落了,可能爷爷觉得落一场霜,不应该这样薄,也不应该这样敷衍吧。在冬天里,一场浓厚的霜是耐看的,就像今天清晨我看到的霜一样。先是看到远处茫茫的一片白,在山间,在村庄的屋瓦和树上,在菜叶和枯草上。山谷间的霜,应该更厚一些,朝阳刚刚爬上山顶,向阳的山坡和菜地上的霜,已经变淡,或者融化成露珠了。而朝阳尚未照及的地方,厚厚的霜仍是一片青白之色,像是有很厚重的心事一般。

一路上,我一直看着窗外,看着沿途的霜,已经融化和尚未融化的霜,阳光为它们分了界线,如此清晰易辨。有了那些在阳光尚未触及处的霜,即使向阳的霜已经融化为露珠,冷冷的霜意似乎还在。菜地里的萝卜和青菜,在霜后,叶子还蔫着呢,它们会在阳光下慢慢地挺立起来。经霜的萝卜和青菜,已经变得更加绵甜爽口了。经霜的青菜和萝卜,是我喜欢的食物,简单易得,是可以暖胃暖心的食物。我至今还是喜欢看霜,喜欢看茫茫晨霜中的冷意和暖意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## 冬藏

□孙克艳

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”冬藏,在我国,特别是在四季分明的北方,实在是一件郑重的大事。

在老家,最具有冬藏典型性的事物,大概是红薯窖了。在庭院附近,找一块土质良好的偏僻处,挖成一个口小底阔的洞穴,修整完毕,将蘸了多菌灵溶液的红薯整整齐齐地码垛好,外面盖上盖子,盖子上铺上柴火。即使白雪淹没了大地,红薯窖里却是温暖如春。红薯窖里的红薯,可以蒸着吃着煮着吃着烤着吃,可以切丝炒菜,可以油炸拔丝,可以当主食,也可以当菜。

红薯窖里除了放红薯,还可以放萝卜、土豆、大白菜等冬季蔬菜。这个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窖,是很多家庭冬季新鲜蔬菜的保温箱。

另外,在庭院里挖下一个土坑,将成堆的萝卜、土豆、白菜依次堆好,埋上土,也是常见的蔬菜保鲜办法。

除了上面两种寻常的方法外,将新鲜蔬菜制作成便于保存的食材,比如西红柿酱和各种干菜,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方法。

真正好吃的西红柿,一定要有太阳的味道。可惜,大棚里的西红柿缺少这样的条件,往往果肉不饱满,还硬邦邦的,吃起来如同嚼蜡。幸而,人们在多年的生活中,积累了丰富的冬藏经验,研制出了能够保存其原有风味的西红柿酱。当大小不同的玻璃瓶子,装着鲜艳诱人的西红柿酱,高矮错落落地摆放在橱柜里时,总会让人涌出莫名的知足与幸福。在冬天,吃到可口的西红柿炒鸡蛋,或者西红柿酱面条、西红柿酱豆腐、西红柿炖排骨……那一抹艳丽的红色,在刺骨的冬天里,如同暖阳一般,滋润着人的胃,温暖着人的心。

而各种干菜的制作,则可能要早一些。比如豆角干、黄瓜干、萝卜干、芝麻叶……都要在这些蔬菜长得最繁盛的时候采摘下来,清洗后切片或切段,放在锅里煮熟后再晒干。等到吃的时候,放进温水里泡开,这样可以保存它们的营养和味道。

腌制的咸菜、酸菜、豆豉、泡菜、辣椒酱等,更是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。咸菜咸,酸菜酸,豆豉香,辣椒辣。咸菜就馒头,酸菜就稀饭,豆豉拌焖面,辣椒酱更是能“通杀”一切食物。一个坛子,一种做法;一个坛子,是一种味道。每一个坛子,都是长辈言传身教留给后辈们的宝贵财富和生活经验。那些或大或小的坛子,经过岁月的打磨和长辈的抚摸,带着时光的痕迹和对生活的敬畏与珍惜,在一日三餐里,在平淡如水的欢声笑语里,慢慢地沉淀进晚辈们的内心深处。

母亲的豆豉做得极好。她有个诀窍:采来新鲜的黄蒿,用它来铺盖待发酵的黄豆,等到黄豆发酵好了,也就吸收了黄蒿的独特气味。在凛冽的冬季里,香辣的豆豉含着夏季太阳的灼烈,带着黄蒿的苦涩与清香。于是,香气氤氲的厨房里,不但充斥着丰富的味道,还将几个季节都叠加起来了。

“冬藏”,是朴素而聪慧的国人,在千百年来与天地抗争的历史中,遵循大自然的法则与规律而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,它给寒冷而孤寂的冬季增添了许多味道,让单调清寒的日子变得丰硕而充盈,即使是日复一日的三餐,也能吃出别样的滋味。而这样年复一年的传承,让我们的内心殷实而满足,进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可以触摸的安全感,好像将春的蓬勃、夏的奔放、秋的丰收全都藏在了内心深处。于是,在雪花飞舞的寒冬,我们隐隐地期待着“翩翩堂前燕,冬藏夏来见”。

